

人间真情

## 读不懂的父爱

■韩辉



“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我的眼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”每当我读到朱自清先生《背影》里的这段文字，便百感交集。

从记事到现在，我与父亲的关系像极了两条各自行走的线，偶有交会，但更多的是疏离。父亲早年做木工，给别人做家具，为了生计常年在外奔波，所以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很模糊。记忆里，六岁时夏天的一个傍晚，我和母亲去姥姥家走亲戚，父亲去接我们。小小的我被他驮在肩头，与母亲并排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小径两旁蓊郁的野草及膝，落日的余晖柔和地洒在父亲的脸上，那一刻我感觉幸福极了。可更多的时候，父亲留给我的，是远去的背影和久久的沉默，渐渐地，这个背影在我的世界中越来越小。隔阂像一堵墙，将我与父亲分隔于两个空间。

内向不善言辞的我，自小喜欢文

字，梦想成为鲁迅一样的作家，感情炙热、执笔见血、一往无前。高考填报志愿时，我准备报考文学类专业，但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。他认为这类专业将来就业压力很大，发展受限。我第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，以“不报这专业就不读大学”相要挟，最终如愿读了新闻学专业。父亲不理解我的梦想，不过开学的时候，他还是放下了手中的农活，很高兴地带着我去大学报到。因为选择专业这事，我感觉与父亲的距离更远了。

大学最后一学期，我得到了去市里报社实习的机会。我迫不及待地给家里打电话，电话那头，父亲轻描淡写的一句“知道了”，将我内心想要分享的喜悦瞬间浇灭。想到父亲对我得到这样的实习机会如此淡漠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楚。

实习半年后，因为与理想的工作方式有冲突，我决定提前结束实习，去省城发展，尽管实习期满有可能留下来正式工作。得知我即将辞离报社的消息，

父亲在夜里十一点多给我打电话：“这么大的事，你不跟我说，你还当我是你爸吗！”父亲的话像石头，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，却未能阻止我的选择。我辞了实习的工作，回家看了母亲。去省城的那天早晨，父亲没有送我。之后母亲给我打电话，说我走后父亲在门口坐了大半天，眼睛通红，脸色黑沉……

大前年，母亲罹患脑梗。当时父亲正在建筑工地干活，接到我的电话，他沉默不语。这么多年，父母在一起，感情十分深厚，母亲患病对父亲的打击很大。那个夜晚风雨交加，父亲出现在了母亲的病床前。在得知母亲可能落下行动不便的后遗症时，父亲依旧沉默，躲在吸烟区一根接一根地吸烟。那一刻，曾经高大、严肃的父亲竟是那样苍老无助。我忍不住走上前，从背后抱了抱父亲的肩膀。想不到这一举动竟惹得父亲哽咽，他说：“我一直对你们亏欠很多，但我也想把所有好的都给你们……”

后来，在病床边侍候母亲的时候，

她告诉我：“你去报社实习的那个晚上，你爸高兴得一夜没睡着。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反复说你去报社实习了，将来干得好能留报社就是记者了。你去省城那天，他在门口呆坐，是担心你适应不了新生活，怕你被人欺负……”我听后面泪如雨下。原来父亲的爱一直陪伴着我，只是父爱如山，深沉含蓄，当我懂得时，他已经老了。

去年，我在城里买的房子装修好了，便带父母去新房熟悉一下。父亲蹑着脚走在房间里，摸摸这个门，看看那个柜子。我搀着母亲看完厨房出来的时候，看到父亲半蹲在大门前，用卫生纸认真地擦拭着门槛上的浮尘……

父亲不会像母亲那样对我们嘘寒问暖，不会有那种琐碎绵长的挂念，但是，父亲的爱会悄悄伴随我们成长。如果你需要父亲给予你力量，一个回头或者一个转身，他就在你身后。

父爱，是读不懂的；父爱，是高大而深沉的。③22

身边美景



## 莲舍赋

■张华中

宛丘之东，龙湖盈盈。斯湖之畔，艺阁耸耸。科普馆边，莲舍亭亭。三进六重，东西异同。筑造十景，自然为胜。虽为民宿，以文养性。莲之洁，让二十四番花信风含羞敛裳；舍之朴，令官贾士庶弘道者怀瑾入境。叠石为山无云亦趣，藏花作枕有梦皆成。敦诗说礼君子之范，种德收福莲舍之风。

至于清夜焚香，静舍对月，照精神之独行；小窗疏梅，红炉沸酒，息尘世之喧声；养生佳肴，客来相与，享舌尖之味盛；时光煮雨，衣襟带花，抚坎坷之伤痛。莲舍定会让你洗净尘虑，与物无争。

近悦远来，让心从容。尔或偶坐书斋，轩漏竹影，风伏荷香，与书说情，唐诗宋词，素笺小令；或粉蝶双飞，雾笼帘青，一舟独泊，睡莲争宠，亭下对弈，养己性灵；或偷闲半日，赏菊品茗，脱去形迹，卸下峥嵘，不言沧桑，无论西东；或石磨负屨，曲桥雪踪，苔敷黛瓦，楼上观景，与云相约，与鹭为盟。莲舍定会让你阔谈千古，剑击长风。

噫！莲舍之幽兮，如夜光之珠，不必出于孟津之汀；莲舍之秀兮，若盈握之璧，不必采于昆仑之屏。不与高楼争雄兮，贞雅绝俗，能谦能恭；不与大厦比巍兮，立身行道，以待时命。③22

插图 普淑娟

人生百味

## 姐夫哥

■李冬

着母鸡啄。我说，这是一只坏公鸡，中午吃了它。没想到，中午姐夫真的把公鸡杀了，一边杀鸡一边笑着说，你这一来把我家打鸣的鸡吃了。姐夫就是这么一个实在人。

不久，姐夫用辛苦挣来的钱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，这辆车成了我大弟农忙时的精神支柱，也成了我那个大家族中所有人的希望与寄托。每到麦收时节，族中的四叔就会乐呵呵地跑到我家，大声喊我大弟：“乖侄，去大朱把四轮开过来！”

大弟最爱听四叔叫他做事，因为四叔在我们那一门中是有名望的人，四叔的话对他来说就像圣旨。

到大姐家，哪怕四轮车姐夫正在用，大弟也可以不讲理地开走，因为大弟知道，车开走了，姐夫还可以从别处借到车，可我家就不一样了，几十口子亲戚就指望这一辆车呢，等着它收麦打场呢！况且，大弟是带着“圣旨”去的，车开不回去，那多没面子！

坐在四轮车上的时候，大弟感觉最为风光。那时农村人都穷，能在村里开上四轮车，是日子富裕的表现。那时我大弟正处在找对象的年龄，从大姐家到我家要经过好几个村庄，开着车多排场！事实验证了大弟这一行为非常奏效，不久，媒婆就上门，给大弟说成了现在的好弟媳。

回想起来，那时，姐夫对我家的帮助太大了。

姐夫在老家卖了几年猪肉，就跟村里人到东北去了，听说去那里更挣钱。靠着吃苦耐劳，不知啥是累的一身蛮力，十年间，姐夫买了房，还买了车。

姐夫孝顺，日子好过了，就把大娘接到哈尔滨去住了几年。大娘说，这辈子算是享福了，啥都吃了，啥衣服都穿了，值了。后来，大娘非要回老家，姐夫就把她送回来，由家中兄弟三人抚养。

回农村不久，大娘病了，既要花钱

吃药，又需要人照顾。起初，姐夫每月往家里寄钱，后来，大娘中风，身体不能动了，姐夫和大姐放下生意就从哈尔滨回来了，带大娘去城里的医院看病。

在医院，姐夫包下了照顾大娘的一切事宜。病房里有四个病人，都是女性，照顾病人的多是女同志，唯独姐夫是个男的。姐夫不管这些，他说：“那是俺娘，儿子照顾娘没啥不好意思的。”

他给大娘按摩、洗头、洗脚、擦洗身体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且每天如此。一开始，其他病人家属有看热闹的，有窃窃私语的，后来慢慢地受姐夫影响，也给自己的亲人洗头、洗脚、擦洗身体。到了晚上，你会看到感人的一幕：四个病床旁边各放着一个盆，孩子们给老人擦身或洗脚，有说有笑。

大娘身体好转后，姐夫把大娘接到了家里，他把哈尔滨的店铺转让了，安心在家侍候老人。大娘看病花费的几万元钱，姐夫一个人拿了出来，因为他知道大哥和两个弟弟没什么钱，不想让他们为难。

后来，大娘在姐夫和大姐的细心照料下，竟能走路了。这真是个奇迹！

我父亲年纪也大了，由我们姐弟五人轮流赡养。八十多岁的时候，父亲生活不能自理了，大姐和姐夫就主动把父亲接到他们家。

姐夫对我大姐说：“俺娘在的时候，你对俺娘那么好，现在，咱爸需要有人照顾，我不能不管，不能没有良心。家里人上班的叫他们上班去，在外打工的叫他们安心打工。我平时也没啥事，我来照顾咱爸。”

我很感动。其实，姐夫也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。

这就是我的姐夫哥，一个憨厚、朴实、勤劳的农民，一个心地善良、知道感恩的农民，一个心里装着亲情、大爱的农民。③22